

原詩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嘉善葉　燮星期

五十年前詩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學其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於是以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爲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說之嚴則其途必歸於一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

合裁於古人稍不合則傷於體而為體有數矣我啓口之調必期合響於古人稍不合則戾於調而為調有數矣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為有數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入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說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藏并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即優於篇章者使之連詠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於重見叠出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

患於局而不能攄稿而不能發乃故圄之而不使之攄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薾安能見其長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攺物熟調膚辭陳陳相因而求一軼羣之步跐跅之材盖未易遇矣於是楚風懲其獘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闢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體裁諸說者或失則圄畫抹倒之而入於瑣屑滑稽隱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人之深旋趨而旋棄之者以其說之益無本也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

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爲務趨於奥僻以險怪相尚目爲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幾於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於俚生而入于澁眞足大敗人意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於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於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然則詩家工拙美惡之定評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陳熟生新二者於義爲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

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日月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高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於一者也其間惟生死貴賤貧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惡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然逢比之盡忠死何嘗不美江總之白首生何嘗不惡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爲惡富貴有時而可惡貧賤有時而見美尤易以明即莊生所云其成也毀其毀也成之義對待之美惡果有常主

乎生熟新舊二義以凡事物參之器用以商周爲寶是舊勝新美人以新知爲佳是新勝舊肉食以熟爲美者也果食以生爲美者也反是則兩惡推之詩獨不然乎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歎尋味不窮忘其爲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托以勦襲浮辭爲熟搜尋險怪爲生均爲風雅所擯論文亦有順逆二義并可與此參觀發明矣

詩家之規則不一端而曰體格曰聲調恒爲先務論詩者所爲總持門也詩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

蒼老曰波瀾自爲到家評詩者所爲造詣境也以愚論之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妙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之言乎體格譬之於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將造是器得般倕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質般輸必且束手而器亦爲能成然則欲般輸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

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宮商叶韻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於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笙簫嚴以鼙鼓節以頭腰截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於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之發於喉吐於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於喉者啞然出於口者颯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收納如鳴笳之牛而按其律呂則於平仄陰陽唇鼻

齒齶開閉撮抵諸法毫無一爽曲終而無幾微慨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飛焉以爲傳者則非也則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由穉而壯漸至於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於蒼老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槩也即如植物必松栢而後可言蒼老松柏之爲物不必盡干霄百尺即尋丈楹欐間其鱗鬣夭矯具有凌雲盤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柏之勁質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

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瀦涸廁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傳而出之猶素之

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於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於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於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於皮相之譏矣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爲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雖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

才氣心思溢於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於一字一句之間乃俗儒欲炫其長以鳴於世於片語隻字輒攻瑕索疵指爲何出稍不勝則又援前人以證不知讀古人書欲著作以垂後世貴得古人大意片語隻字稍不合無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則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辭豈無微有可議者孟子引詩書字句恒有錯悞豈爲子輿氏病乎詩聖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終何損乎杜詩俗儒于杜

則不敢難若今人爲之則喧呶不休矣今偶錄杜
句請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儒
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愳公谷口村必曰愳公谷也從無村字
押韻杜撰○黎軍舊紫髯必曰止有髯黎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河
隴降王款聖朝必曰降則款矣款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綱尚旒
綴必曰綴旒倒用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必曰褒妲是殷
周與夏無涉遺邶周錯謬甚○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必曰蘇武
前軍乎呂虔左將乎○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
必曰恨水愁亭何出牽橋陂尤杜撰○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作看又賊
庭倶錯○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芳草事何出

○儁諸踈懶叔必曰懶是嵇康牽阮家不上○因梁亦固扃必曰固扃押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豈歷下關西事耶○處士𤕤衡俊必曰𤕤衡稱俊何出○斬木火井窮猿呼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落日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餞何出○侍祠恧先不見杏壇丈必曰函丈耶可單用丈字耶抑指稱孔子耶○侍祠恧先露必曰恧先露不成文費解○澀滑開愁容必曰澀滑亦有愁容耶○氣𦝫屈賈豐目短曹劉墻必曰屈賈豐曹劉墻何出○管寧紗帽淨必曰改皂爲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曰驂閣有出否

○豺遘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遘患登荊州樓五字何典蛙翻白出潤耶）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何出）

○孔子釋氏親抱送（必曰杜撰俗極）

○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罌耶玉盌耶杜撰不成文且俗）

○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

○嚴家聚德星（必曰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

○把文驚小陸（必曰小陸何人耶若指陸雲何出）

○師伯集所使（必曰據注爾師風伯也杜撰極）

○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耶抱字何出）

○修文將管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

○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曰桑弓有出否）

○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字何解）

○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

○涼憶峴山巔（必曰峴山之涼有出乎）

○名黍漢

挈苑必曰博挈苑去博字何出○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韋經亞相傳必曰韋玄成稱亞相有出否○舌存恥作窮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牽合○投閣爲劉歆必曰劉歆子棻事借叶韻可乎○嫌疑陸賈裴必曰馬援薏苡嫌疑陸賈裴有何嫌疑乎○轂貴没潛夫必曰王符以轂貴没乎以上偶錄杜句余代俗儒一一爲之評駁其他若此者甚多亦何累乎杜哉今有人其詩能一一無是累而通體庸俗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故不觀其高者大者遠者動摘字句刻畫評駁將使從事風雅者惟謹守老生常談爲不刊之律但求免於過斯足矣

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說之不足以勝也於是逝於考訂證據之學驕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學究所爲耳于古作者心胸豈容有此等銖兩瑣屑哉司馬遷作史記往往改竄六經文句後世無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爲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無可疵今人惑於盲瞽之說而以杜之所爲無害者反嚴以繩人於是詩亡而詩才亦且亡矣余故論而明之詩之工拙必不在是可無惑也

杜句之無害者俗儒反嚴以繩人必且曰在杜則

可在他人則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詩人之旨者也夫立德與立言事異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以詩立言者則自視與杜截然爲二何爲者哉將以杜爲不可學耶置其微之可而不能學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學僅自居於調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爲風雅中無是無非之鄉愿可哀也將以杜爲不足學耶則以可者僅許杜而不願學而以不可者聽之於杜而如不屑學爲風雅中無知無識之冥頑益可哀已然則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之言俗

此兩端無有是處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於心而妄以古人爲可不可之論不亦大過乎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所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於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

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獨善於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雖所就各有差別而面目無不於詩見之其中有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

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於近代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為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

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并有未見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已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於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創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用一事者此井底之蛙未見韓蘇并未見杜者也且一句止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事册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內如用兵然孫吳成法懦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

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於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如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耳目悉具直如芻狗略無生氣何足取也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廈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卽日月見焉故每詩以

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
爲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决不能欺天下
後世究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氣必
薾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
無是理也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
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
即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
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娼疾
忌忮之心方爲眞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如高適

岑參之才遠遜於杜觀甫贈答高岑諸作極其推崇贊歎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人地與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爲之歎賞推美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歐陽修於詩極推重梅堯臣蘇舜欽蘇軾於黃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己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之能事萃於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觀其樂善愛才之心竟若歉然不自足此其中懷

淵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娼嫉忌妒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長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議已用以攻擊詆毀其類爲事此其中懷狹隘即有著作如其心術尚堪垂後乎昔人惟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而約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猶以李林甫盧杞之居心而欲博賢宰相之名使天下後世稱之亦事理所必無者爾

詩之亡也亡於好名沒世無稱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竊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譽之學得居高而呼者

倡譽之而後從風者羣和之以爲得風氣於是風雅筆墨不求之古人而求之今人以爲迎合其爲詩也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讓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聞其論則亦盛言三百篇言漢言唐言宋而進退是非之居然當代之詩人而詩亡矣詩之亡也又亡於好利夫詩之盛也敦實學以崇虛名其衰也媒虛名以網厚實於是以風雅壇坫爲居奇以交遊朋盡爲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濫詩道雜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義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詩窮而後工然則詩豈救窮者乎斯二者好名

實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詩亦立
言之一奈何以之爲壟斷名利之區不但有愧古
人其亦反而問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
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
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
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
者競須新事牽攣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
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沉吟鋪辭莫先於骨
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

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班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沈淪習氣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槩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屑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

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砭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棅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既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悉陳於前彼必自能知所決擇知所依歸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道若云漢魏

盛唐則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亦熟於聽聞得於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羣趨即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若無識則一一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苟有識即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於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棣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惝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於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

能遠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擬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

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觭而不切未嘗會於心格於物徒取以為談資與其某某之詩何與明人遞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為兼總諸家而以要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以是故歟

原詩卷三終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嘉善葉　燮星期

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爲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燦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業炳耀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於前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並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爲王則不傳爲霸則傳

漢祖唐宗之規模而以齊桓晉文之才與術用之業成而儼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壇紹前哲垂後世若徒竊漢唐之規模而無桓文之才術欲自雄於世此宋襄之一戰而敗身死名滅為天下笑也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於太虛中初見形象一幅絹素度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

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博換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又漢魏詩如初架屋棟梁柱礎門戶已具而牕櫺楹檻等項猶未能一一全備但樹棟宇之形

製而已六朝詩始有牕櫺檻楯屏蔽開闔唐詩則
於屋中設幃帳床榻器用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
工宋詩則製度益精室中陳設種種玩好無所不
蓄大抵屋宇初建雖未備物而規模弘敞大則宮
殿小亦廳堂也遞次而降雖無製不全無物不具
然規模或如曲房奧室極足賞心而冠冕闊大遜
於廣廈矣夫豈前後人之必相遠哉運會世變使
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
鼎立三家之詩不相謀陶潛遠靈運警秀朓高華

各闢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左思鮑照次之思與照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最下者潘安沈約幾無一首一語可取詩如其人之品也齊梁駢麗之習人人自矜其長然以數人之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在何處其將膾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艷稱也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壓卷箜篌引次之

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韵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摇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別有三昧也遊方以內者不可學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羲如韋應物韋既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

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朝詩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照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戶牖而啓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蜷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真賞殆絕僕

所欲遊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韻之宗以四聲八病疊韻雙聲等法約束千秋風雅亦何爲也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勳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己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彀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艷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趑趄

萬狀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即舜禹之巍巍不與立勳業可以薦揚牧野盡節義能爲遂北碑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盛唐大家稱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爲稍優孟

則大不如王矣高七古爲勝時見沉雄時見沖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減杜甫岑七古間有傑句苦無全篇且起結意調往往相同不見手筆高岑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鴈青楓江白帝城岑一首中疊用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後人行笈中攜廣輿記一部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啓之也總之以月白風清鳥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目則一首詩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

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深思致

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蘇軾謂浩然韻高而才短

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

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總而論之高七古

王五律可無遺議矣

王世貞日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

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

世有閱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卽厭者其過惟

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功而易厭者終難藥也

白居易詩傳爲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

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春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

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衰颯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颯以爲氣秋氣也衰颯以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

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艷其品華美貴重畧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艷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卽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卽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

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古今詩集多者或數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數百首若一集中首首俱佳並無優劣其詩必不傳又除律詩外若五七言古風長篇句句俱佳並無優劣其詩亦必不傳即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傷於俚俗率直者頗有開卷數首中如爲南曹小司寇作

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等句豈非累作乎又如丹青引眞絕作矣其中學書須學衞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豈非累句乎譬之於水一泓澄然無纖翳微塵瑩淨澈底淸則淸矣此不過淵沚潭沼之積耳非易竭卽易腐敗不可以也若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彙終古如斯此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頹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

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於詩者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王世貞亦務多者覓其佳處皆人云排沙簡金尚有寶可見至李維楨文翔鳳諸集動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作詩文有意逞博便非佳處猶主人勉强徧處請生客客雖滿坐主人無自在受用處多讀古人書多見古人猶主人啓戶客自到門自然賓主水乳究不知誰主誰賓此是眞讀書人眞作手若有意

逞博撏管時翻書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長此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己物徒見蹴踖耳
應酬詩有時亦不得不作雖是客料生活然須見是我去應酬他不是人人可將去應酬他者如此便於客中見主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有情非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爲也須見時人一部集中應酬居什九有餘他作居什一不足以題張集以詩張題而我喪我久矣不知是其人之詩乎抑他人之詩乎若懲噎而廢食盡去應酬詩不作而卒不可去也須知題是應酬詩自我作思過半矣

遊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畫圖名手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有性情氣象不可移換作詩者以此二種心法默契神會又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之性情氣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歷之而山水之妙始洩如此方無愧於遊覽方無愧乎遊覽之詩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縱論歷代之詩而上下是非

之其規夢陽也則曰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夫尊初盛唐而嚴斥宋元者何李之壇坫也自當無一字一句入宋元界分上乃景明之言如此豈陽斥之而陰竊之陽尊之而陰離之耶且李不讀唐以後書何得有宋詩入其目中而似之耶將未嘗寓目自爲遙契脗合則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耶既已似宋則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進退前人耶其故不可解也竊以爲李之斥唐以後之作者非能深入其人

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徒髣髴皮毛形似之間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門戸壓倒唐以後作者而不知已飲食之而役隸於其家矣李與何彼唱予和互相標榜而其言如此亦見誠之不可揜也由是言之則凡好爲高論大言故作欺人之語而終不可以自欺也夫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

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分唐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並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畢竟

以不轉韻者爲得韓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轉韻首尾便覺索然無味且轉韻便似另爲一首而氣不屬矣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於轉韻見宛轉相生層次之妙若寫懷投贈之作自宜一韻方見首尾聯屬宋人五古不轉韻者多爲得之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二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韻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變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

七古即景即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叙則無生動波瀾如平蕪一望縱橫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照應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藏直叙於縱横中既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蕪似較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為此者避虛而走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啓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掉換覺似逐段換韻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燕歌行學栢梁體七言句句叶韻不轉此樂府體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遒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傚也二句一轉韻亦覺局促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若曰栢梁體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栢梁體是衆手攢爲之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必以爲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詩也

杜甫七言長篇變化神妙極慘淡經營之奇就贈曹將軍丹青引一篇論之起手將軍魏武之子孫

四句如天半奇峯拔地陡起他人於此下便欲接丹青等語用轉韻矣忽接學書二句又接老至浮雲二句却不轉韻誦之殊覺緩而無謂然一起奇峯高揷使又連一峯將來如何撒手故即跌下陂陀沙灤石确使人褰裳委步無可盤桓故作畫蛇添足拖沓迤邐是遥望中峯地步接開元引見二句方轉入曹將軍正面他人於此下又便寫御馬玉花驄矣接凌烟下筆二句蓋將軍丹青是主先以學書作賓轉韻畫馬是主又先以畫功臣作賓章法經營極奇而整此下似宜急轉韻入畫馬又

不轉韻接良相猛士四句賓中之賓益覺無謂不知其層次養局故紆折其途以漸升極高極峻處令人目前忽劃然天開也至此方入畫馬正面一韻八句連峯互映萬笏凌霄是中峯絕頂處轉韻接玉花御榻四句峯勢稍平蜿蟺遊衍出之忽接弟子韓幹四句他人於此必轉韻更將韓幹作排場仍不轉韻以韓幹作找足語蓋此處不當更以賓作排場重複掩主便失體段然後永歎將軍善畫包羅收拾以感慨係之篇終焉章法如此極森嚴極整暇余論作詩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

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有化工而無人力如夫子從心不踰之矩可得以教人否乎使學者首首印此篇以操觚則窒板拘牽不成章矣决非章句之儒人功所能授受也

蘇轍云大雅緜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脉絡自一最得爲文高致轍此言譏白居易長篇拙於敘事寸步不遺不得詩人法然此不獨切於白也大凡七古必須事文不相屬而脉絡自一唐人合此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則無所不可亦有事文相屬而變化縱橫畧無痕迹竟似不相屬者非高岑王

所能幾及也

七言絶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絶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爲能持平然盛唐主氣之說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宋人七絶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杜七絶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

宋人大槩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

七言律詩是第一棘手難入法門融各體之法各種之意括而包之於八句是八句者詩家總持三昧之門也乃初學者徃徃以之爲入門而不知其難三家村中稱詩人出其稾必有律詩數十首故近來詩之亡也先亡乎律律之亡也在易視之而不知其難難易不知安知是與非乎故於一部大集中信手拈其七言八句一首觀之便可以知其詩之存與亡矣

五言律句裝上兩字即七言七言律句或截去頭上兩字或抉去中間兩字即五言此近來詩人通行之妙法也又七言一句其辭意算來只得六字六字不可以句也不拘於上下中間嵌入一字而句成矣句成而詩成居然膾炙人口矣又凡詩中活套如剩有無那試看爭教空使還令等救急字眼不可屈指數無處不可扯來安頭找脚無怪乎七言律詩漫天徧地也夫剩有無那等字眼古人用之未嘗不是玉尺金針無如點金成鐵手用之反不如牛溲馬浡之可奏效噫亦可歎已

五言排律近時作者動必數十韻大約用之稱功頌德者居多其稱頌處必極冠冕淵大多取之當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閎福額上四字句不拘上下中間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彈丸佳句矣排律如前半頌揚後半自謙杜集中亦有一二今人守此法而決不敢變善於學杜者其在斯乎

學詩者不可忽畧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忽畧古人麤心浮氣僅獵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於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畧涉之者乎不可附

會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自我爲之者不可學者即三百篇中極奥僻字與尚書殷盤周誥中字義豈必盡可入後人之詩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爲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一一盡出於三百篇六朝詩之字句未必盡出於漢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無礙

斯用之矣昔人可剏之於前我獨不可剏於後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爭於理事情是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人之眞矣

原詩卷四終